

□ 荷花池

我们中国大学的办学条件是在大踏步前进了。

当然，在丹麦的留学生活还有许多难忘的事。比如有一次收音机播报了第二天的大风警报，可我想，我是在内蒙古的狂风中待过的人，应该没什么大不了的，于是我照常早早起来，推着自行车出了门。可没想到这风还真厉害，我被刮得东倒西歪，车是根本无法骑，我只好把车扔

在路边有树的地方，一个人踉跄着到了办公室，却发现一个人都没有……经过两年半多时间的学习，我终于得到了博士学位，回到了亲人身边，回到了清华。尽管关于学习过程中的事情也有很多，但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这段长达十多天的独特旅行却是很值得记忆的。

2021年9月

（转自《继往开来——清华园里“新工人”》，清华大学出版社，2022年12月）

一个独特而多彩的群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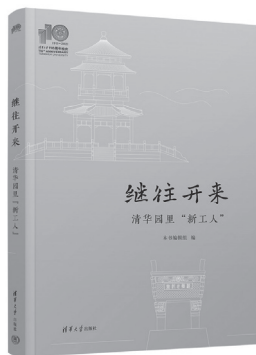
○ 韩景阳（1977级自动化）

读了《继往开来——清华园里“新工人”》，书中的大部分作者我都认识，其中有一些我还非常熟悉。读着他们这些不同角度、不同时间段的真实经历和切身感受，好像这些老师们就出现在面前，把他们的故事徐徐道来，生动形象又情真意切。白永毅老师让我写篇东西，开始我还有点儿犹豫，但书越读越感觉亲切，越受到感染，于是也不由自主地拿起了笔。

“新工人”，这是一个具有强烈时代感的名称，虽然经历了半个世纪，在大家的记忆中逐渐淡去，但作为一种别样的标记，留给了清华大学一个独特的群体。

我最初听到“新工人”这个称呼，是在上大学期间。偶尔从教研组老师们的口中，听到“新工人”这个词儿，感觉很奇特，问老师为什么有这种称呼？老师解释说，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入学的最后两批学生，在“文革”中毕业，有800人留在清华工作，基本上都在学校的校办工厂、车间当工人，为了区别他们与上一代知识分子们，同时也区别于工厂里的工

人，给了他们一个很独特的“新工人”的称号。我一直以为这只是一个有特色的、大家口中的叫法和称呼而已，看到这本书才知道，这原来还是一个挺正式的称号，已经标注进了他们的工作证。后来我到学校机关工作，进一步了解到，“新工人”的称呼也是当年的军宣队、工宣队为了给老知识分子“掺沙子”，将当时留校的毕业生的职务取名为“新工人”，以与老教



《继往开来——清华园里“新工人”》，清华大学出版社，2022年12月。本文是作者为该书写作的序言

师区别。当然，随着“四人帮”被打倒，学校用“新教师”取代了“新工人”，慢慢地这一称谓只有在特定的时候才会被人们提起。

我最早接触的“新工人”是我们教研组的老师，有我们班的政治辅导员王金凤老师、教研组给我们上辅导课程的殷树勋老师等。那时听说这些老师们在带我们、教我们的同时，也在参加课程补习，或者上回炉班，或者在复习准备考研究生。

“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他们的学业，他们虽然是老师，但和我们这些学生一样，也在勤奋刻苦地学习。

上大学时，我们非常崇拜的一位“新工人”是我们自动化系电子学教研组的胡东成老师，他给我们自动化系和电机系1977级学生上“电子技术基础”的大课，

“新工人”给恢复高考的首届学生上专业课那可是特殊破格的，他讲课思路清晰，逻辑严密，语言简洁干净，板书漂亮工整，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听说他在广播电视大学给童诗白先生做助手，给学生讲辅导课，让听课的学生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一致认为清华大学连这么年轻的老师都有这么高的水平，真是了不起。

毕业以后我留在学校工作，接触了更多的“新工人”老师们。在校团委学生部，我的“新工人”领导有任彦申老师、瞿振元老师、郑燕康老师等。他们气质不同，风格迥异，但对我都是谆谆教诲，悉心指导帮助，放手使用培养。任彦申老师是学校的大笔杆子，除了校团委书记的工作外，学校的一些重要报告他也执笔起草。他作报告理论性、思辨性都很强，特别受大家的欢迎。我在学生部工作期间，瞿振元老师接替王凤生老师担任部长，后

来我又跟着他调到研究生院负责研究生思想教育。他思想敏锐，勤于思考，工作张弛有度，特别是1989年的特殊时期，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有着一段特殊的记忆。郑燕康老师则开朗豪爽，工作特别有劲头，我在他领导下做过一段研究生思想教育。到上个世纪90年代，我早就调到校工会工作，他们还在研究生社会实践项目报教育部教学成果奖时不忘把我也算上一份。

刚留在校团委工作时我还“双肩挑”，在自动化系电子学教研组做一些教学工作，董名垂老师讲“电子技术基础”课，我做他的辅导老师。他讲课不仅条理清楚，而且生动幽默，我们教学小组也非常团结默契。看到他写的《站上美国大学领先奖答辩台的清华人》一文，让我想起了一段往事。当年我在校工会工作时，兄弟高校的负责人很想到清华来参观，工会领导们一商量，就决定去当时正搞得很红火的CIMS工程中心参观。我请董名垂老师出马，给各个高校的工会主席们做介绍。董老师的介绍深入浅出，比喻形象生动，把当时很超前、很先进的CIMS工程讲得通俗易懂，又令人赞叹折服。听了董老师的介绍后，那些工会主席们都说，你们清华的老师太厉害了，这么高深的科研项目，经董老师一讲，让我们这些纯粹的外行们都明白了，知道是干什么的、怎么干出来的了。董老师既可以面对世界顶尖的专家讲CIMS的研究思路、组织架构、实施进展和重大突破，也能给一张白纸的外行们讲项目的功能和意义，的确令人钦佩。

我到校工会工作后，“新工人”张启明老师是副主席，他为人坦诚热情，工作

□ 荷花池

有魄力、有干劲，跟他一起工作很愉快。后来我调到组织部工作，直接领导是孙道祥老师，他考虑问题周到全面，处理问题谨慎稳妥，做事情认真细致，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在校机关党委、机关事务组工作时，我的直接领导是“新工人”何建坤老师，他思维敏捷，看问题独到深刻，而且工作总能想出新点子、新方法，常常令人茅塞顿开。我在宣传部工作时的直接领导是“新工人”张再兴老师，后来在校关工委的工作，也是跟着他学做起来的。他不仅是一位思想型的领导，思考问题、讲话逻辑性非常强，而且对工作极其精益求精，不论是讨论文章还是研究工作，经常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我又回到组织部工作时的直接领导是“新工人”庄丽君老师，她工作思路清晰，对问题态度鲜明，处理问题干练爽快，跟她一起工作很融洽、很默契。后来我在学校领导班子工作时的“新工人”领导是顾秉林院士，他在非典的关键时刻上任校长岗位，带领清华经历了风风雨雨，更感受过清华百年校庆的极高光时刻，精明与厚道在他的身上有着最绝妙的结合。

现在回想起来，我留校工作以来的直接领导，绝大多数都是“新工人”老师们，他们对我的成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者和引路人的作用，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不少宝贵的东西，使我终生受益。在他们身上，除了有清华人共有的对“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的传承，“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精神的弘扬，“行胜于言”校风的陶冶，以及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劲头，他们的独特成长经历和工作学习环境，为他们注入了一些很突出的气质和品格，给我印象非常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求知欲，善于学习并刻苦学习。正像他们的自我评价“先天不错，后天不足”，他们经历了比较完整的基础教育，也参加了重要的筛选过程——高考，基础还是非常好的，但由于“文革”的影响，他们在文化知识学习方面被耽误了，在大学只学了不到一年或不到两年，大学阶段的学习造成了一定的空缺。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学习积极性非常高，有着非常强烈的求知欲，珍视任何可能得到的学习机会。从他们在改革开放之初积极参加培训、回炉班、报考研究生等，到后来许多人在各学科中崭露头角，还有一些人转行投身新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并有所建树，都能感受到他们对知识的渴望，在学习上的如饥似渴。他们不畏惧新学科、新专业、新技术的挑战，他们不惧怕转行，他们能够迅速捕捉前沿信息，敏锐感知最新技术，并快速学习，很快进入角色，正是这种积极勤奋刻苦的学习态度，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相关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第二，他们身上有一股谦虚又执著的精神，干一行，爱一行，干好一行。我比较熟悉的一些“新工人”，有的一直在专业岗位上钻研业务，他们努力把业务钻深钻透，把书教得有声有色，像华成英老师、薛芳渝老师等，他们是教书育人的名师，课讲得娴熟精湛、生动流畅。有的致力于科学研究，他们瞄准前沿问题，埋头苦干，不畏困难，努力攀登科技高峰，好多位都成为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们中还有不少服从组织安排，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喜爱的业务岗位，转而做党政管理工作，这些人我接触的更多一些，他们有一种干一行、爱一

行、干好一行的精神品格，他们把党政管理工作当成事业来做，钻研相关业务，善于探讨实践，舍得花工夫花力气，追求工作的高质量和高水平。冯冠平老师在深圳研究院的大手笔，吴敏生老师在大学校长岗位上的建树，白永毅老师、陈皓明老师、裴兆宏老师等一大批“新工人”的老师们对管理工作的思考钻研和敬业精神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对工作的勤奋和一丝不苟，他们对工作的高标准严要求，他们那种奋斗执着追求的精神，正是“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精神面貌的生动写照。

第三，他们对实践的重视和具有的良好基础。我读这本文集的时候发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曾经在学校的汽车厂、机械厂、车间、工地等生产一线工作过比较长的时间。他们和工人师傅并肩工作，研制727汽车，参加基建工地建设，研制调试设备，车铣刨磨直至数控机床，多项工种都有涉猎，有的还比较精通。而且他们虚心向工人师傅学习，又有较好的知识基础，所以能够很快掌握生产技术技能，在工作中学习，在战斗中成长。他们对于生产实践有了一种天然的情感和格外的重视，这对他们后来的教学科研等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中的不少人都认为那一段“新工人”的历练，对自己后来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他们在教学中也非常重视学生动手能力、生产实践的培养和锻炼，在科研中更是以良好的工程实践经验为依托，善于自己动手去解决生产技术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为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工程技术和产品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

代人的长征。清华园里的“新工人”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身上既有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儒雅风范，又有强烈的为国争光精神和创新创业的劲头，既能潜心敬业于平凡岗位的工作，又能适应需要担纲重任。历史不会忽略每一代人，在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一定会打开一扇窗，让你获得不同的视角和心境，以独特的姿态展现在这个时代的画卷中，书写自己多彩亮丽的一笔。

2022年1月于清华园

1970年留校毕业生 (新工人)分配单位和人数

1970年留校毕业生(新工人)共计828名，分配至14个单位，具体如下。

- 一、200号(核能所)134人
- 二、汽车厂136人
- 三、电子厂108人
- 四、精密仪器及机械制造系9003工厂52人
- 五、土木建筑系25人
- 六、水利工程系11人
- 七、动力机械系与农业机械系60人
- 八、电机工程系87人
- 九、四川绵阳分校146人
- 十、工程物理系10人
- 十一、工程化学系15人
- 十二、工程力学数学系31人
- 十三、基础课1人
- 十四、修建队12人

(摘自《继往开来—清华园里“新工人”》附录三)